

毛詩正義





毛詩正義卷第十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魏譜變風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譜變風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 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郡

有河北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

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平陽

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 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 正義曰禹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也 周以封同姓焉 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爲誰

故言周以封同姓。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正義曰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昔舜耕於厯山陶於河濱。正義曰尙書傳文也彼注云厯山在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以厯山相近同爲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卽禹貢所謂陶正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正亭是也言河濱明近河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



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教以義方 正義曰教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辭也感舜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碩鼠伐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尙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屨等刺儉者多又其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國此有舜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爲唐侯又能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嗇且褊急故譜本之於舜禹耳無義言虞夏也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 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 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

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爲晉所滅明  
晉亦侵之 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

周自幽王以上諸侯未敢專征平桓之後以強凌弱今  
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爲平桓之時變風始  
作 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  
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  
公已前魏國尙存故平桓之世得作詩也魏無世家而  
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爲一君伐檀碩鼠爲  
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  
爲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也案襄二十九年左傳  
魯爲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爲明主也。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  
餘風由無德以將之失於大儉故詩人刺之。葛屨二  
章上章六句下章五句至將之。正義曰作葛屨詩者  
刺褊也所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旣以陜隘故其民機心  
巧僞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撫  
之令魏俗彌趨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陜隘者若地廣  
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陜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  
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復儉嗇褊急德教不加於民所  
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首章  
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  
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



申說未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事也 箋儉  
嗇至侵削 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  
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探下章而言其刺之意 糾糾至服  
之 正義曰魏俗趨利言糾糾然夏日所服之葛屨魏  
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摻摻然未成婦  
之女手魏俗利其事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又深  
譏魏俗言襪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  
之裳乃服之褻者亦使女手縫之是其趨利之甚 傳  
糾糾至履霜 正義曰糾糾爲葛屨之狀當爲稀疏之  
貌故云猶繚繚也士冠禮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士  
喪禮云夏葛屨冬白屨注云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



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葛屨冬皮屨也月令季  
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言冬者以履霜爲寒而言冬  
爲寒甚故傳據儀禮而舉冬以言之也凡履冬皮夏葛  
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靡弊君子不履絲屨者  
謂皮屨以絲爲飾也天官屨人說屨舄之飾有絢縵純  
是屨用絲爲飾夏日之有葛屨猶絺綌所以當暑特爲  
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  
於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舄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  
葛也 傳摻摻至婦功 正義曰摻摻爲女手之狀則  
爲纖細之貌故云猶纖纖說文云纖好手古詩云纖纖  
出素手是也下云宛然左辟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

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  
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  
知既廟見者爲成婦矣既成爲婦則當家事盡爲此譏  
使之縫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  
有舅姑則士婚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  
也雖於昏之明日卽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  
歸妹注及鄭箴膏肓皆引士婚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  
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  
月其婚則當夕成矣士婚禮云其夕衽席於奧良席在  
東皆有枕北趾主人入親脫婦纓燭出注云婚禮畢將

三正事一  
卧息又駁異義云婚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婚也 箋言女至其事 正義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 傳要褻至之人 正義曰士喪禮云褻者左執領右執要又曰褻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爲褶無絮雖複與禪同有裳乃成稱然則褻服有衣有裳而左右執之則左執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褻也要是裳褻則褻爲衣領說文亦云褻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女手之



人者義亦通。好人至爲刺。正義曰言好人初至容貌安詳審諦提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敢當夫之揖宛然而左辟之又佩其象骨之拂以爲飾敬慎威儀。如是何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君褊心無德教使然我是以爲此刺也。傳提提至爲飾。正義曰釋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舒而審諦也。士婚禮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是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箋魏俗至刺之。正義曰如此箋則魏俗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則似魏俗先然與此反者。

魏俗趨利實由地陔使然人君當知其不可而以政反  
之今君乃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俗益復趨利  
故刺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至得禮 正義曰作汾  
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  
得禮也 彼汾至公路 正義曰由魏君儉以能勤於

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君親往采其莫以爲菜是儉而  
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其美信無限度矣  
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事殊異於公路公  
路賤官尙不爲之君何故親采莫乎刺其不得禮也

傳汾水至莫菜 正義曰汾是水名沮洳潤溼之處故  
爲漸洳莫菜者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

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齒緒其味酢而滑始  
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  
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案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  
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  
其君義亦得通 箋之子至尺寸 正義曰之子是子  
釋訓文苑正云游蕩無度賓之初筵云飲酒無度皆謂  
無節度也此不得爲美無節度故爲無復度限言不可  
以尺寸量也 箋是子至是也 正義曰公路與下公  
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至兵車之行列則謂  
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宦卿  
之適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



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公許之冬趙盾爲軫車之族是其  
事也趙盾自以爲庶子讓公族而爲公行言爲軫車之  
族明公行掌軫車服虔云軫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  
之官是也其公族則適子爲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  
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  
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此有公路公行公族  
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掌公車不得  
謂之公路明公路卽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族公行  
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  
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



侯異禮也 傳萬人爲英 正義曰禮運注云英俊選

之尤者則英是賢才絕異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

爲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爲英異人之說殊也 傳

蕒水葛 正義曰釋草云蕒牛脣李巡曰別二名郭璞

引毛詩傳曰水葛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機

疏云今澤葛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

陵人食之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 正義曰

儉嗇不用其民章首二句是也大夫憂之下十句是也

由無德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於經

無所當也 園有至勿思 毛以爲園有桃得其實爲

之穀以興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今魏君不用民力又

不施德教使國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言己心之憂矣  
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知我者見我無故歌  
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云君之行是哉  
子之歌謠欲何其爲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我矣而我  
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得罪  
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  
不知我者曰其並爲辭 鄭以爲園有桃魏君取其實  
爲之殽不興爲異又以彼人爲君曰爲於言不知我者  
謂我於君事驕逸又言彼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  
於此憂之何餘同 箋魏君至由是 正義曰魏君薄  
於公稅乃是人君美事而刺之者公家稅民有常不得

過度故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大貉小貉欲重之於堯  
舜大桀小桀十一而稅下富上尊是稅斂不得薄也鄭  
志答張逸亦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  
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一故刺之中庸云時使薄斂  
左傳稱晉悼公薄賦斂所以復霸皆薄爲美者以當時  
莫不厚稅故美其薄賦斂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  
當時皆重斂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穀明食桃爲穀卽  
是儉嗇之事 傳曲合至曰謠 正義曰釋樂云徒歌  
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此文歌謠相對謠旣徒歌則  
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卽琴瑟行葦傳曰歌者  
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爲總名論語云子



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 傳夫人謂我欲何爲乎 正義曰夫人卽經之彼

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爲卽經之

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爲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

謠無所爲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爲更斥彼人

故以爲彼人斥君也曰於釋詁文 陟岵三章章六句

至是詩 正義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序言

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經無弟而序言之者經以

父母與兄已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弟亦離散故序言

之以協句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 箋役

乎至徵發 正義曰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爲從役以

拒大國故辨之云爲大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  
國則爲大國所役猶司寇云役諸司空則爲司空所役  
明是大國徵發之 陟彼至無止 正義曰孝子在役  
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岵山之上兮瞻  
望我父所在之處兮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  
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  
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無  
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 傳無草  
木曰岵 正義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岵傳言無  
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岵與爾雅正反當是轉寫誤  
也定本亦然 傳旃之至尙義 正義曰此旃與采苓

舍旃旃皆爲足句故訓爲之猶可釋言文父尙義者解  
孝子所以稱父戒己之意由父之於子尙義故戒之二  
章傳曰母尙恩卒章傳曰兄尙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  
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  
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卽慈  
也親卽友也 箋上者至列時 正義曰上言行役是  
在道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爲部  
分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云局部分  
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爲行列之分與此一也 十畝之  
間二章章三句至居焉 正義曰經二章皆言十畝一  
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爲削小無所居謂土田陜隘不足



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至還兮 正義曰

魏地陜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在十畝之間采桑者閑

閑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無別也又敘其往者之

辭乃相謂曰行與子俱迴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

是其削小之甚也 傳閑閑至之貌 正義曰此言之

閑則一家之人共采桑於其閒地陜隘無所相避故言

男女無別閑閑然爲往來之貌此章旣言之閒故下章

言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故言泄泄爲多人之貌

箋古者至之甚 正義曰王制云制農田百畝地官遂

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爲夫是一夫百畝

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



地家三百畝又六遂上地有萊五十畝其廢易相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虜其民此得地陘民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陘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卽然舉十畝以喻其陘隘耳 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 正義曰云還兮相呼而其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其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來相須故總解之 伐檀三章章九句至仕爾 正義曰在位貪鄙者經

三章皆次四句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  
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今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  
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  
皆言君子不素飧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此言  
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效之雖責臣亦所以刺君  
也 坎次至餐兮 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  
坎然身自斬伐檀木置之於河之厓欲以爲輪輻之用  
此伐檀之人既不見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  
且有波漣猗然也君子不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  
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穡何爲取禾三百夫之田穀  
兮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爲視汝之庭則有所懸者是

貍獸兮汝何爲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之君子終不  
肯而空餐兮汝何爲無功而食祿使賢者不進也 傳  
坎坎至且漣 正義曰以下云濬側則是厓畔之處故  
云干厓也易漸卦鴻漸於干注云干謂大水之旁故停  
水處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成文章者曰漣此云漣猗  
下云直猗淪猗漣直淪淪水波之異猗皆辭也釋水云  
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云  
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蘊淪  
也徑言徑迤也漣瀾雖異而義同此詩漣淪舉波名直  
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韻故也下二章言伐輻伐輪則  
此伐檀爲車之輪輻非待河水之清方始用之而經於



河干之下卽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人不得進仕伐檀  
隱居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猗然也河水性  
濁清則難待猶似閻主常多明君稀出旣云置檀河厓  
因卽以河爲喻襄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  
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  
故以喻明君稀出也 傳種之至獸名 正義曰以稼  
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  
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  
非唯斂之也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  
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農云廛居也楊子云有田一  
廛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官載師云市廛之征鄭

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立  
 謂廛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  
 廛里任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不謂  
 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廛為民之邑居不為一  
 夫之田者以廛者民居之名夫田與居宅同名為廛但  
 周禮言夫一廛復言田百畝百畝既是夫田故以廛為  
 居宅即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  
 遂人以廛為邑居此言胡取禾三百廛取禾宜於田中  
 故從傳一夫之居不易之釋獸云豺子豺郭璞曰其雌  
 者名狸乃刀反今江東通呼貉為狹狹 箋是謂至曰豺  
 正義曰釋天云冬獵為狩宵田為獠李巡曰冬圍守

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獠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爲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田此對文耳散卽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左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驥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

傳萬萬至曰特 正義曰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 箋十萬至之數 正義曰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



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傳圓者爲囷鷄鳥 正義曰月令脩囷倉方者爲倉故圓者爲囷考工記匠人注云囷圓倉是也釋鳥云鷄鷄其雄鷄牝庫李巡曰別雄雌異方之言鷄一名鷄郭璞曰鷄鷄之屬也 傳熟食曰飧 正義曰傳意以飧爲飧饗之飧客始至之大禮



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  
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  
牢注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則卿大夫亦有飪故  
曰爲熟食也 箋飧讀如魚飧之飧 正義曰宣六年  
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  
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是其事也鄭以  
爲魚飧謂以魚食飧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飧水  
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  
是飧爲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饗大多  
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 碩鼠三章章  
八句至大鼠 正義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

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  
大鼠然解本以碩鼠爲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  
倒述其事經三章皆上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脩其  
政由君重斂不脩其政故下四句言將棄君而去也

碩鼠至我所 正義曰國人疾其君重斂畏人比之碩  
鼠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  
君非直重斂於我又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  
無於我之處肯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旣如是與之  
訣別言往矣將去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  
樂土者以此樂土若往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  
汝者謂我往之他國將去汝國也 傳貫事 正義曰

釋詁文 箋碩大至是徒 正義曰碩大釋詁文釋獸

於鼠屬有鼯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

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鼯音瞿鼠舍人樊

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慎云碩鼠五

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

不能免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機疏云今河

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

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其形大

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

鼠非鼯鼠也案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鼯鼠之字

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



爲斥君亦是興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  
正言三歲貫汝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故  
以三歲言之地官小司徒及卿大夫職皆云三年則大  
比言比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  
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久  
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  
傳苗嘉穀 正義曰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  
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於苗  
故言苗以韻句 誰之永號 正義曰言彼有德之樂  
郊誰往而獨長歌號呼言往者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

欲往也 箋之往永歌 正義曰之往釋詁文永是長  
之訓也以永號其文傳云號呼是歌之呼樂記及關雎  
序皆云永歌之舜典云聲依永故以永爲歌歌必長言  
之故也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  
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  
則堯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晉  
水所出東入汾是漢時爲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  
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爲諸侯所居故云  
堯始居此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云堯都也則是  
堯爲天子乃都平陽故云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  
堯爲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

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堯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與衛與則晉初六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非謂晉初唯方百里也 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 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曰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



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爲晉侯是燮以晉水  
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云堯始封於唐  
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  
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漢書音義臣瓚案唐今河東永  
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應劭云  
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爲永安此二說詩之唐  
國不在晉陽燮何須改爲晉侯明唐正晉陽是也 其  
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 正  
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故縣  
上曲陽西北以太行恒山皆在河北故屬冀州晉之東  
境迫此二山故云之西禹貢云旣脩太原至于岳陽鄭

注云岳陽縣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兔東名霍太山河東太原皆晉境所及故云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正義曰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下民其咨又稱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皋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以禹旣治水萬國乃粒是未治水之

時萬國不粒也禮稱凶荒殺禮明堯於九年之內殺禮以救艱危故其儉嗇風流乃被於今謂作詩時也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晉世家云

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曰曰生僖侯司徒是僖侯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僖侯元年當共和二年也故知當共和之時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爲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



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爲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隱五年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爲翼者杜預云翼翼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蒍城絳以深其宮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使士蒍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晉士蒍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

言命聚曰絳非也世家又云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爲  
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爲文侯三十五年卒昭侯立  
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爲大臣潘父所殺子  
孝侯立十五年爲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郤立六年當  
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爲曲沃武公所虜子小  
子侯立四年爲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爲晉  
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  
武公爲晉君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  
公詭諸立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  
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  
于翼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

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  
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刺僖公爲僖公詩也山有樞揚  
之水椒聊鴉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也綢繆杖杜羔裘  
在其間從可知也無衣有杕之杜則皆刺武公則武公  
詩也葛生采芩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  
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突  
最處後知出其東門爲厲公之詩鴉羽序云昭公之後  
大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末鴉羽不爲小子侯詩者  
以昭公肇爲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役昭公所爲雖復  
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  
也出其東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



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爲厲公之詩但序本爲亂之由故  
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  
鴉羽杵杜旣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從上明之可知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至風焉 正義曰作蟋蟀詩者刺  
晉僖公也由僖公大儉偪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  
詩以閔傷之欲其及歲暮閒暇之時以禮自娛樂也以  
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於盈又恐過禮欲令節之以  
禮故云以禮自娛樂也欲其及時者三章上四句是也  
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旣序一篇之義又序名晉  
爲唐之意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旨  
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

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季札見歌唐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  
是憂思深遠之事情見於詩詩爲樂章樂音之中有堯  
之風俗也 箋憂深至之類 正義曰此文計及死  
後之事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言之類者憂深思遠之  
事非獨在此二文以其二事顯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諸  
篇皆有深遠之志羔裘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亦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 蟋蟀至瞿瞿 毛以爲僖  
公儉不中禮詩人戒之欲今及時自樂言九月之時蟋  
蟀之蟲在於室堂之上矣是歲晚之候歲遂其將欲晚  
矣此時農功已畢人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於此

時自樂日月其將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閒暇而爲之君  
何不及時自樂乎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  
自樂又須用禮爲節君若自樂無甚大樂當主思其所  
居之事當以禮樂自居無得忽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  
好樂無得大好之當如善士瞿瞿然顧於禮義勿使踰  
越於禮也 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荒謂廢亂政事爲  
異餘同 傳蟋蟀至除去 正義曰蟋蟀螿釋蟲文李  
巡曰螿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也陸機  
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螿  
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  
織鳴嬾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



此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爲堂  
禮運曰醴醖在戶粢醞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  
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  
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  
當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  
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月未爲暮也  
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  
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  
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  
也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嚮末之  
言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爲去也 箋我我至耕事 正

義曰勸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僖公也七月箋云言此者著將寒有漸蟋蟀記將寒之候此言歲時之候者七月下文論備寒之事故爲寒來之候此云歲聿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爲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懸必須農功之隙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鐘鼓有時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言幽君閑於政事乃饗羣臣是十月爲自樂之時也 傳已甚康樂職主 正義曰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爲甚也康樂職主皆釋詁文傳不解其居之

義三章其外傳以外爲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職思其外謂常思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也職思其憂傳曰憂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 箋君雖至政令 正義曰以序言欲其以禮自娛樂故知欲其用禮爲節也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注云禮主其減人所倦樂主其盈人所歡進謂自勉強反謂自抑止是禮須勤力行之惟恐倦怠樂者令人歡樂惟恐奢放詩人旣勸自樂又恐過度故戒之使用禮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是禮樂自居復



云職思其居不宜更處禮樂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  
居處之外則其居謂所居之處故易傳以爲主思所居  
之事謂國中政令也其居既是國中則知其外謂國外  
至四境也四境之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爲鄰國侵伐之  
憂詩人戒君所思思其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 傳  
荒大至禮義 正義曰荒爲廣遠之言故爲大也釋訓  
云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此傳  
云顧禮義下傳云休休樂道之心皆謂治身儉約故能  
樂道顧禮也 箋荒廢至禮義 正義曰宛正序云淫  
荒昏亂還及盧令序云刺荒也荒者皆謂廢亂政事故  
易傳以荒爲廢亂也良善釋詁文 傳蹶蹶至於事

正義曰釋詁云蹶動也釋訓云蹶蹶敏也箋庶人至

無事正義曰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

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

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

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據其

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山

有樞三章章八句至刺之正義曰有財不能用者三

章章首二句是也此二句總言昭公不能用財耳其經

之所陳言昭公有衣裳車馬鐘鼓酒食不用之是分別

說其不能用財之事也有鐘鼓不能以自樂者二章云

子有鐘鼓弗擊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掃者二章云

子有廷內弗洒弗埽是也經先言廷內序先言鐘鼓者  
廷內人君治政之處其事大鐘鼓者娛樂己身其事小  
經責昭公先重後輕故先言廷內序既言有財不能用  
鐘鼓亦貨財之事故因卽先言之衣裳車馬亦是有財  
序獨言鐘鼓者據娛樂之大者言之也經先言衣裳後  
車馬者衣裳附於身車馬則差遠故先言衣裳也四鄰  
謀取其國家者三章下二句是也四鄰卽桓叔謀伐晉  
是也故下篇刺昭公皆言沃所并沃雖一國卽四鄰之  
一故以四鄰言之 山有至是愉 毛以愉爲樂 鄭  
以愉爲取言他人將取之餘同 傳樞莖 正義曰釋  
木文郭璞曰今之刺榆也 傳婁亦曳 正義曰曳者



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與曳連則同爲一事走馬謂之  
馳策馬謂之驅驅馳俱是乘車之事則曳婁俱是著衣  
之事故云婁亦曳也 傳愉樂 正義曰釋詁文 箋  
愉讀至偷取 正義曰以下云是保謂得而居之入室  
謂居而有之故易傳以愉爲偷言偷盜取之 傳栲山  
栲杻櫪 正義曰皆釋木文舍人曰栲名山栲杻名櫪  
郭璞曰栲似栲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  
曰櫪栲栲漆相似如一陸機疏云山栲與下田栲略無  
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者  
似誤也今所云爲栲者葉如櫪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  
或謂之栲櫪許慎正以栲讀爲櫪今人言栲失其聲耳

杻櫪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  
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藥正白蓋樹今官園  
種之正名曰萬歲旣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  
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櫪材可爲弓弩幹也  
傳洒灑考擊正義曰洒謂以水溼地而埽之故轉爲  
灑灑是散水之名也今定本云弗鼓弗考注云考擊也  
無亦字義並通也傳保安箋保居正義曰二者皆  
爾雅無文傳箋各以義言之上云他人是愉謂得己樂  
以爲樂此云他人是保謂得己之安以爲安故傳訓保  
爲安也箋以下云他人入室則是居而有之故易傳以  
保爲居子有至永日正義曰責昭公言子既有酒

食矣何不日日鼓瑟而飲食之且得以喜樂已身且可  
以永長此日何故弗爲乎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長日  
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白駒云以  
永今朝意亦與此同也 傳君子至於側 正義曰曲  
禮下云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  
徹琴瑟注云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彼量其所  
有節級立文此言君子總謂大夫士以上也以經云日  
鼓瑟則是日日用之故言不離於其側定本云君子琴  
瑟不離於側少無故二字恐非也 揚之水三章上二  
章章六句下章四句至沃焉 正義曰作揚之水詩者  
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



於曲沃之邑也桓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彊昭  
公國旣削小身又無德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  
將叛而歸於沃國焉昭公分國封沃已爲不可國人將  
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此刺昭公經皆陳桓叔之德  
者由昭公無德而微弱桓叔有德而盛彊國人叛從桓  
叔昭公之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德民樂從  
之所以刺昭公也 箋封沃至之邑 正義曰封沃者  
使專有之別爲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  
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  
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

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  
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  
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  
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  
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  
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曲沃也地理  
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  
應劭云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揚之水至不  
樂 正義曰言激揚之水波流湍疾行於石上洗去石  
之垢穢使白石鑿鑿然而鮮明以興桓叔之德政教寬  
明行於民上除去民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得有禮義

也桓叔既有善政其國日以盛彊晉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綃黼爲領此諸侯之中衣也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褌之服進之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國人惟欲歸于沃惟恐不見桓叔皆云我旣得見此君子桓叔則云何乎而得不樂言其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民將叛而從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傳褌領至曲沃正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褌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褌領是褌爲領也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綵者有表則謂之中衣



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袂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爲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爲

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沃別爲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莊伯皆以字配諡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傳不注序故於此解沃爲曲沃也 箋繡當至桓叔 正義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爲綃者以其黼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共爲繡文不得別爲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

破繡爲綃綃是繒名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爲綺屬然則綃是繒綺別名於此綃上刺爲黼文故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爲衣領然後名之爲褱故爾雅黼領謂之褱褱爲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爲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爲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冰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爲義未必如鄭爲綃也如傳意繡得爲黼者績是畫之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爲繡初刺一色卽是作繡



之法故繡爲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縉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襪領是取毛繡黼爲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襮之下卽云從子于沃故言晉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愛之欲以衣往耳國君之衣非民爲之也 傳鵠曲沃邑 正義曰晉封桓叔於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至國焉 正義曰作椒聊詩者刺晉昭公也君子之人見沃國之盛彊桓叔能脩其政教知其後世稍復蕃衍盛大子孫將并有晉國焉昭公不知故刺之此序序其見刺之由經二章皆陳桓叔有

美德子孫蕃衍之事 椒聊至條且 正義曰椒之性  
芬香而少實今椒聊一椽之實乃蕃衍滿於一升甚多  
非其常以興桓叔晉君之支別今子孫眾多亦非其常  
也桓叔子孫既多又有美德彼已是子謂桓叔其人形  
貌盛壯德美廣大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椒之香氣日  
益長遠以興桓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德益  
廣博必將并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語助  
也 傳椒聊椒 正義曰釋木云椴大椒郭璞曰小椒  
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椴陸機疏云椒聊語助也椒樹  
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  
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

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可著飲食中又用烝雞  
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亦有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  
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然作  
椒橘香 箋椒之性至以盛 正義曰言性芬香者以  
芬香喻美德故下句椒之氣日益長遠喻桓叔德彌廣  
博是取香氣爲喻也言一棣之實者棣謂椒之房裏實  
者也釋木云椒櫞醜菜李巡曰櫞菜萸也椒菜萸皆有  
房故曰棣棣實也郭璞曰菜萸子聚生成房是椒之房  
裏名爲棣也知蕃衍滿升謂一棣之實者若論一樹則  
不啻一升纔據一實又不足滿升且詩取蕃多爲喻不  
言一實之大故知謂一棣之實也驗今椒實一裏之內



唯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椽滿升假多爲喻  
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一實則成  
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傳朋比  
正義曰朋黨也比謂阿比明亦比之義故以朋爲比  
也箋之子至朋黨正義曰以碩下有不宜復訓  
爲大故以碩爲壯佼貌大謂大德無朋者言無朋比之  
行故知謂平均無其朋黨也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  
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公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朋  
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叔能脩國政撫民平均舉桓叔  
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卽  
如毓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其碩大且篤能脩其

政乎且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安得責其不臣

傳條長 正義曰尙書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

條爲長也 傳篤厚 正義曰釋詁文 綢繆三章章

六句至時焉 正義曰毛以爲不得初冬冬未開春之

時故陳婚姻之正時以刺之鄭以爲不得仲春之正時

四月五月乃成婚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毛以爲婚

之月自季秋盡於孟春皆可以成婚三十之男二十之

女乃得以仲春行嫁自是以外餘月皆不得爲婚也今

此晉國之亂婚姻失於正時三章皆舉婚姻正時以刺

之三星者參也首章言在天謂始見東方十月之時故

王肅述毛云三星在天謂十月也在天旣據十月二章

在隅謂在東南隅又在十月之後也謂十一月十二月也卒章在戶言參星正中直戶謂正月中也故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參星直戶在正月中也此三章者皆婚姻之正時晉國婚姻失此三者之時故三章各舉一時以刺之毛以季秋之月亦是爲婚之時今此篇不陳季秋之月者以不得其時謂失於過晚作者據其失晚追陳正時故近舉十月已來不復遠言季秋也鄭以爲婚姻之禮必在仲春過涉後月則爲不可今晉國之亂婚姻皆後於仲春之月賢者見其失時指天候以責娶者三星者心也一名火星凡嫁娶者以二月之昏火星未見之時爲之首章言在天謂昏而火星始見東方三



月之末四月之中也二章言在隅又晚於在天謂四月  
之末五月之中也卒章言在戶又晚於在隅謂五月之  
末六月之中故月令季夏之月昏火中是六月之中心  
星直戶也此三者皆晚矣失仲春之月三章厯言其失  
以刺之 綢繆至良人 毛以爲綢繆猶纏絲束薪之  
貌言薪在田野之中必纏絲束之乃得成爲家用以興  
女在父母之家必以禮娶之乃得成爲室家薪芻待人  
事而束猶室家待禮而成也室家旣須以禮當及善時  
爲婚三星在天始見東方於禮可以婚矣以時晉國大  
亂婚姻失時故 原本脫一葉

...

...

...

...

...

...

...

...

...

...

...

...

...







月鄭差次之使四月共當三章故每章之箋皆舉兩月也成婚之時當以火星未見今已見在天是不得其時也凡取星辰爲候多取昏旦中爲義此獨取心星未出爲候者以火者天之大辰星有夫婦之象此星若見則爲失時故取將見爲候夏官司燿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三月昏時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於戌上使民納火又哀十二年左傳云火伏而後蟄者畢此取將見爲候彼取已伏爲候其意同也此篇三章與標有梅三章箋據時節其理大同彼文王之化有故不以仲春者至夏尙

使行嫁所以蕃云月人民故歌而美之此則晉國之亂  
不能及時至使晚於常月故陳而刺之本意不同美刺  
有異也 傳良人美室 正義曰小戎云厭厭良人妻  
謂夫爲良人知此美室者以下云見此粲者粲是三女  
故知良人爲美室良訓爲善故稱美也傳以三星在天  
爲昏之正時則此二句是國人不得及時思詠善時得  
見良人之辭也王肅云婚姻不得其時故思詠嫁娶之  
夕而欲見此美室也 箋今夕至其時 正義曰箋以  
仲春爲婚月三星在天後於仲春故以此二句爲責娶  
者之辭也說苑稱鄂君與越人同舟越人擁楫而歌曰  
今夕何夕兮得與搴舟水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



舟如彼歌意則嘉美此夕與箋意異者彼意或出於此  
但引詩斷章不必如本也 傳子兮者嗟茲也 正義  
曰傳意以上句爲思詠嫁娶之夕欲得見良人則此句  
嗟歎己身不得見良人也子兮子兮自嗟歎也茲此也  
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言己無奈此良人何 箋子兮  
至人何 正義曰箋以此句亦是責娶者之辭故云子  
兮子兮爲斥娶者以其良人爲妻當以良時迎之今子  
之娶後於陰陽交會之月則損良人之善故云當如此  
良人何責其損良人也 傳三女至二妾 正義曰周  
語云密康公遊於涇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女  
三爲粲粲美物也汝則小醜何以堪之然粲者眾女之

美稱也曲禮下云大夫不名姪娣大夫有妻有妾有一  
妻二妾也此刺婚姻失時當是民之婚姻而以大夫之  
法爲辭者此時貴者亦婚姻失時故王肅云言在位者  
亦不能及禮也 杖杜二章章九句至并爾 正義曰  
不親宗族者章首二句是也獨居而無兄弟者次三句  
是也下四句戒異姓之人令輔君爲治亦是不親宗族  
之言故序略之 有杖至飲焉 正義曰言有杖然特  
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盛但柯條稀疏不相比次以興  
晉君疏其宗族不與相親猶似杜之枝葉不相比次然  
也君既不與兄弟相親至使骨肉離散君乃獨行於國  
內踽踽然無所親暱者也豈無他人異姓之臣乎顧其

恩親不如我同父之人耳君既不親同姓之人與之爲  
治則異姓之臣又不肯盡忠輔君將爲沃國所并故又  
戒之云嗟乎汝君所與其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之等  
汝何不輔君爲政令焉又謂異姓之臣汝既見人無兄  
弟之親何不推飲而助之焉同姓之臣既已見疏不得  
輔君猶冀他人輔之得使不滅故戒異姓之人使助君  
也 傳杖特至相比 正義曰釋木云杜赤棠白者樊  
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陸機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  
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  
棠子澀而酢無味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  
可以作弓幹是也裳裳者華亦云其葉滑兮則滑滑與



菁菁皆茂盛之貌傳於此云涓涓枝葉不相比下章言菁菁葉盛互相明耳言葉雖茂盛而枝條稀疏以喻宗族雖強不相親暱也箋以此刺不親宗族不宜以盛爲喻故下章易傳以菁菁爲稀少之貌此章直取不相比次爲喻不取葉盛爲喻菁菁實是茂盛而得爲稀少貌者以葉密則同爲一色由稀少故見其枝以菁菁者莪菁菁爲莪之茂貌則知鄭意亦以菁菁涓涓爲茂貌但不取葉爲興耳 箋君所至政令 正義曰言嗟行之人是嗟歎此所行之人也君旣疏其宗族宗族不與君行故知君所與行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釋詁文彼輔作備亦是輔之義也 傳佽助 正義曰佽古次

字欲使相推以次第助之耳非訓侏爲助也 傳震震  
至同祖 正義曰震蹶蹶皆與獨行共文故知是無  
所依無所親蹶之貌上云親此言依義亦同變其文耳  
以上云同父故知同姓爲同祖也

毛詩正義卷第十



毛詩正義卷第十一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唐變風

羔裘

鴉羽

無衣

有杖之杜

葛生

采苓

秦譜變風

車鄰

駟驥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羔裘二章章四句至其民 正義曰刺其在位不恤其

民者謂刺朝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輔君為政當助

君憂民而懷惡於民不憂其民不與相親比故刺之經  
二章皆刺在位懷惡不恤下民之辭俗本或其下有君  
衍字定本無君字是也 羔裘至之故 正義曰在位  
之臣服羔裘豹祛晉人因其服舉以爲喻言以羔皮爲  
裘豹皮爲祛裘祛異皮本末不同以興民欲在上憂民  
在上疾惡其民是上下之意亦不同也在位之心旣與  
民異其用使我之眾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我民  
相親不憂我之困苦也卿大夫於民如此民見君子無  
憂民今欲去之言我豈無他人賢者可歸往之乎維子  
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作者是卿大夫采邑之民故言  
已與在位故舊恩好 傳祛袂至之貌 正義曰玉藻

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曰  
祛尺二寸注云袂口也然則袂與祛別此以祛袂爲一  
者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袂以深  
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爲袂故以爲祛  
袂也以裘身爲本裘袂爲末其皮旣異是本末不同喻  
在位與民異心也直以裘之本末喻在位與民耳不以  
在位與民爲本末也此解直云祛袂定本云祛袂末與  
禮合釋詁云由用也自由也展轉相訓是自爲用也釋  
訓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  
究究窮極人之惡此言懷惡而不與民相親是不狎習  
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箋羔裘至困苦



正義曰鄭風羔裘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經稱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是知在位之臣服此豹袖之羔裘也傳已解興喻之義箋又解所以用裘與意以在位身服此裘故取其裘爲興召南羔裘亦以大夫身服此羔裘卽言其人有羔羊之德與此同也有悖惡之色不恤我之困苦申明傳懷惡不比之意箋此民至之人正義曰箋以民與大夫尊卑縣隔不應得有故舊恩好而此云維子之好故解之是此卿大夫采邑之民以卿大夫世食采邑在位者幼少未仕之時與此民相親相愛故稱好也作詩者雖是采邑之民所恨乃是一國之事何則采邑之民與故舊尙不存恤其餘非其故舊不恤

明矣序云在位不恤其民謂在位之臣莫不盡然非獨  
食采邑之主偏苦其邑豈無他人可歸往者指謂他國  
可往非欲去此采邑適彼采邑也故王肅云我豈無他  
國可歸乎維念子與我有故舊也與鄭同 箋我不至  
遺風 正義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刺貪則  
云適彼樂國皆欲奮飛而去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  
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言  
猶有帝堯遺化故風俗淳也 鵠羽三章章七句至是  
詩 正義曰言下從征役者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  
不有征役之勞今乃退與無知之人共從征役故言下  
也定本作下從征役經三章皆上二句言君子從征役

之苦下五句恨不得供養父母之辭箋大亂至子侯  
正義曰案左傳桓二年稱魯惠公三十年晉潘父弑  
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  
莊伯伐翼弑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傳稱曲沃  
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  
翼隱六年傳稱翼人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  
侯桓二年傳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  
啟曲沃伐翼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  
獲之桓七年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  
翼是大亂五世之事案桓八年傳云冬王命虢仲立晉  
哀侯之弟緡于晉則小子侯之後復有緡爲晉君此大



亂五世不數緝者以此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詩自  
昭公數之至小子而滿五故數不及緝也此言大亂五  
世則亂後始作但亂從昭起追刺昭公故爲昭公詩也  
肅肅至有所 正義曰言肅肅之爲聲者是鵠鳥之  
羽飛而集於苞栩之上以興君子之人乃下從於征役  
之事然鵠之性不樹止今乃集于苞栩之上極爲危苦  
喻君子之人當居平安之處今乃下從征役亦甚爲危  
苦君子之人既從王事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繳故盡力  
爲之既則罷倦雖得還家不復能種藝黍稷既無黍稷  
我之父母當爲何所依怙乎乃告於天云悠悠平遠者  
蒼蒼之上天何時乎使我得其所免此征役復平常人

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此時征役未止故訴天告怨也  
傳肅肅至樹止正義曰苞種釋言文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種郭璞曰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種  
箋云種者根相迫迮梱緻貌亦謂叢生也栩杼釋木文  
郭璞曰柞樹也陸機疏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  
或謂之爲栩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  
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斗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鴉鳥  
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喻君子從征役爲危  
苦也傳監不至怙恃正義曰監與蠱字異義同昭  
元年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杜預云皿  
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然則蟲

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蠹是鹽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  
此云鹽不攻緻四牡傳云鹽不堅固其義同也定本緻  
皆作致蓼莪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恃義同言父母  
當何恃食故下言何食何嘗與此相接成也箋藝樹  
至怙乎正義曰何知不爲身在役所不得營農而云  
王事盡力雖歸旣則罷倦不能播種者以經不云不得  
而云不能明是筋力疲極雖歸而不能也傳行翮也  
正義曰以上言羽翼明行亦羽翼以鳥翮之毛有行  
列故稱行也無衣二章章三句至是詩正義曰作  
無衣詩者美晉武公也所以美之者晉昭公封叔父成  
師於曲沃號爲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爲



曲沃之君常與晉之正適戰爭不息及今武公始滅晉而有之其大夫爲之請王賜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無衣之詩以美之其大夫者武公之下大夫也曲沃之大夫美其能并晉國故爲之請命此序其請命之事經二章皆請命之辭 箋天子至來者 正義曰不言請命於天子而云請命於天子之使故云是時使來使以他事適晉大夫就使求之欲得此使告王令王賜以命服也案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於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

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  
卽位三十七年矣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  
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  
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其使名號書傳無  
文也或以爲使卽虢公當來賜命之時大夫就之請命  
斯不然矣傳稱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則虢公適  
晉之時齎命服來賜大夫不假請之豈虢公奉使適晉  
藏其命服待請而與之哉若虢公於賜命之前別來適  
晉則非所知耳若當時以命賜之卽命晉之時不須請  
也故箋直言使來不知何使 豈曰至吉兮 正義曰  
此皆請命之辭晉大夫美武公能并晉國而未得命服

故爲之請於天子之使曰我晉國之中豈曰無此衣之  
七章兮晉舊有之矣但不如天子之衣我若得之則心  
安而且又吉兮天子命諸侯必賜之以服故請其衣就  
天子之使請天子之衣故云子之衣也諸侯不命於天  
子則不成爲國君武公并晉心不自安故得王命服則  
安且吉兮 傳侯伯至七章 正義曰此解指言七兮  
之意晉唐叔之封爵稱侯侯伯之禮冕服七章故請七  
章之衣春官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皆以七爲節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  
寸冕服七章是七命七章之衣案春官巾車云金路鉤  
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注云同姓以封謂王



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車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然則唐叔是王之母弟車服猶如上公上公之服九章此大夫不請九章之服而請七章者王子母弟車服得如上公無正文正以周之建國唯二王之後稱公其餘雖大皆侯伯也彼云同姓以封必是封爲侯伯侯伯以七爲節而金路樊纓九就則知王子母弟初出封者車服猶如上公故得以九爲節如上公者唯王子母弟一身若唐叔耳其後世子孫自依爵命之數故請七章之衣也 傳諸侯至爲君 正義曰此解得衣乃安之意諸侯者天子之所建不受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不得衣則不安也必請衣者文元年天王使毛

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是王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故請衣也案大宗伯云王  
命諸侯則備莊元年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  
命非正也然則諸侯當往就天子受命此在國請之者  
天子賜諸侯之命其禮亡案春秋之世魯文公成公晉  
惠公齊靈公皆是天子遣使賜命左傳不譏之則王賜  
諸侯之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  
禮意也此武公以孽奪宗故心不自安得命乃安也及  
世家稱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是於法武公  
不當賜之美之者其臣之意美之耳 傳天子至爲節

正義曰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是毛所據之文也云車旗者蓋謂卿從車六乘旌旗六旒衣服者指謂冠弁也飾則六玉冠則六辟積夏官射人云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也則其服亦毳冕矣三公既毳冕則孤卿服絺冕大夫服玄冕則司服注云絺冕衣一章裳二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然則絺冕之服止有三章而此云六爲節不得爲卿六章之衣故毛鄭並不云章或者司服之注白說天子之服降殺之差其臣自當依命數也箋變七至愈乎不正義曰傳正解六兮爲天子之卿服不解晉人請六章之服意故箋申之今晉實侯爵之國非天子之卿所以請六章衣者謙不敢必當侯伯之禮故求



得受六命之服次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愈猶勝也  
言已若得六章之衣猶勝不也上箋解七章之衣言晉  
舊有之此不言晉舊有之者晉國舊無此衣不得言舊  
有也檢晉之先君見經傳者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  
有爲天子卿者但侯伯入爲卿士依其本國之命不服  
六章之衣故鄭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  
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其不降本國不服六章也  
鄭知然者以大車陳古之天子大夫行決男女之訟經  
云毳衣如綦則是子男入爲大夫得服毳冕故知入仕  
王朝者各依本國之命晉之先世不得有六章之衣實  
無六章之衣而云豈曰無衣六者從上章之文飾辭以

請命耳非實有也 傳煥煖也 正義曰釋言文 有

杖之杜二章章六句至輔焉 正義曰言寡特者言武

公專任己身不與賢人圖事孤寡特立也兼其宗族者

昭侯以下爲君於晉國者是武公之宗族武公兼有之

也武公初兼宗國宜須求賢而不求賢者故刺之經二

章皆責君不求賢人之事也 有杖至食之 正義曰

言有杖然特生之杜生於道路之左人所宜休息今日

所以人不休息者由其孤特獨生陰涼寡薄故也以興

武公一國之君人所宜往仕今日所以人不往仕者由

其孤特爲君不求賢者故也因教武公求賢之法彼君

子之人兮但能來逮於我國者皆可使之適我君之所

何則君子之人義之與比故求則得之今不來者由君  
之不求之耳君欲求之當如之何君當忠心誠實好之  
何但飲食而已當盡禮極歡以待之則賢者自至矣

箋道左至杜然 正義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

由左言左右據南嚮西嚮爲正在陰爲右在陽爲左故

傳言道左之陽箋以爲道東也物積而後始極旣極而

後方衰從旦積煖故日中之後乃極熱從昏積涼故半

夜之後始極寒計一歲之日分乃爲陰陽當以仲冬極

寒仲夏極暑而六月始大暑季冬乃大寒亦此意 傳

噬逮 正義曰釋言文逮又別訓爲至故箋云君子之

入至於此國訓此逮爲至也 箋肯可適之 正義曰



肯可釋言文釋詁云之適往也故適得爲之 傳周曲

正義曰言道周繞之故爲曲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至喪矣 正義曰數攻他國數與敵戰其國人或死行

陳或見囚虜是以國人多喪其妻獨處於室故陳妻怨

之辭以刺君也經五章皆妻怨之辭獻公以莊十八年

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驪戎

男女以驪姬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

魏二年傳云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二年

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

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

是其好攻戰也 葛生至獨處 正義曰此二句互文

而同興葛言生則藪亦生藪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藪亦蒙藪言于野則葛亦當言于野言葛生於此延蔓而蒙於楚木藪亦生於此延蔓而蒙於野中以興婦人  
生於父母當外成於夫家既外成於夫家則當與夫偕老今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我誰與居乎獨處家耳由  
獻公好戰令其夫亡故婦人怨之也 傳葛生至他家

正義曰此二者皆是蔓草發此蒙彼故以喻婦人外成他家也陸機疏云藪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奠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眼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角枕至獨旦 正義曰婦人夫既不在獨齊而行祭當齊之時出夫之衾枕覩物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

鮮明兮錦衾爛然而色美兮雖有枕衾無人服用故怨  
言我所美之人身無於此當與誰齊乎獨自取絜明耳  
傳齊則至藏之 正義曰傳以婦人怨夫不在而言  
角枕錦衾則是夫之衾枕也夫之衾枕非妻得服用且  
若得服用則終常見之又不得見其衾枕始恨獨且知  
此衾枕是有故乃設非常服也家人之大事不過祭祀  
故知衾枕齊乃用之故云齊則角枕錦衾夫在之時用  
此以齊今夫既不在妻將攝祭其身既齊因出夫之齊  
服故覩之而思夫也傳又自明已意以禮夫不在斂枕  
篋衾席羈而藏之此無故不出夫衾枕明是齊時所用  
是以齊則出角枕錦衾也內則云夫不在斂枕篋簟席



羈而藏之此傳引彼變簞爲衾順經衾文 箋夫雖至  
行事 正義曰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祭祀  
之禮必夫妻共奉其事箋嫌夫不在則妻不祭故辨之  
云夫雖不在其祭也使人攝代爲主雖他人代夫爲主  
主婦猶自齊而行事是故因己之齊出夫之衾枕非用  
夫衾枕以自齊也故王肅云見夫齊物感以增思是也  
采芾三章章八句至讒焉 正義曰以獻公好聽用  
讒人之言或見貶退賢者或進用惡人故刺之經三章  
皆上二句刺君用讒下六句教君止讒皆是好聽讒之  
事 采芾至得焉 毛以爲言人采芾采芾於何處采  
之於首陽之巔采之以興獻公問細小之行於何處求

之於小人之身求之采苓者細小之事以喻君求細小  
之行也首陽者幽辟之山喻小人是無徵驗之人也言  
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與  
也因教君止讒之法人之詐僞之言有妄相稱薦欲令  
君進用之者君誠亦勿得信之若有言人罪過令尹舍  
之舍之者誠亦無得荅然君但能如此不受僞言則人  
之僞言者復何所得焉旣無所得自然讒止也人之僞  
言與舍旃舍旃文互相見上云人之僞言則舍旃舍旃  
者亦是人之僞言也舍旃者爲謗訕人欲使見貶退則  
人之僞言謂稱薦人欲使見進用是互相明王肅諸本  
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 鄭以采苓采苓者皆言我采

此苓於首陽之巔然首陽之巔信有苓矣然而今人采之者未必於首陽而人必信之以其事有似也事雖似而實非以興天下之事亦有似之而實非者君何得聞人之讒而輒信之乎下六句唯以苟爲且餘同 傳苓大至無徵 正義曰苓大苦釋草文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采苓者取草而已故爲細事首陽在河曲之內故爲幽辟細事喻小行謂小小之事幽辟喻無徵謂言無徵驗幽隱僻側非顯見之處故以喻小人言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暱近小人故責君數問小事於小人所以致讒言也箋易之者苓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 傳苦苦采 正義曰此茶也



陸機云苦采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董茶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於禹貢鳥鼠之山在雍州也鳥鼠與秦谷俱在隴西故云近鳥鼠之山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騄其鼠爲鼯是鳥鼠共處一山以爲名既有鳥鼠之山又別有同穴之山禹貢王肅注云鳥鼠同穴皆山名是也 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 正義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地理志又云秦之先

曰伯益助禹治水爲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氏秦  
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  
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女  
華生太費太費與禹平水土又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  
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是治水賜姓之事也如本  
紀之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皋  
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  
然則皋陶大業一人也且秦是伯益之後而中候苗興  
云皋陶之苗爲秦秦出伯益明是皋陶之子也先言伯  
翳然後上本皋陶者以舜賜伯翳爲嬴姓不賜皋陶秦  
爲嬴姓始自伯翳故以伯翳爲首也虞書稱舜曰疇若

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益汝作朕虞是舜  
命作虞官也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 正義曰本紀  
又云太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谷氏二曰若木實  
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  
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大廉玄孫曰孟戲  
中衍帝大戊使爲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  
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其玄孫曰中  
滴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  
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是世有人焉 周孝王使其  
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  
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 正義曰



本紀又云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皋旁皋生大几  
大几生大雒大雒生非子非子居犬豕好馬及畜善養  
息之犬豕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  
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雒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雒之  
妻生子成爲適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  
故有土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  
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大  
雒適者是孝王使養馬封之事也言將以非子爲大雒  
之嗣則從中潛以來世保西垂常有國土非子分其國  
地別爲附庸也本紀直云伯翳爲舜主畜不云能知禽  
獸之言地理志稱孝王云昔伯益知禽獸是知其言語

也僖二十九年左傳說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音賈逵云伯益曉是術蔡雍云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辨音於鳴牛是伯翳知禽獸之言也 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 正義曰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是仲爲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滅犬豕大雒之族周宣王卽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王制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附於諸侯曰附庸周禮男國百里則附庸又無百里矣邾滕紀莒之等以其國小蔑而不錄其詩而錄秦仲附庸之風者鄭語云桓公

問於史伯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言秦仲國大將興是其土地廣寬雖未得爵命而大於邾莒詩者緣政而作故附庸而得有詩也且秦於襄公之後國大而錄其詩因秦仲先已有詩故并錄之耳案年表秦仲以宣王六年卒計桓公問史伯之時乃在幽王九年所以仍言秦仲者秦仲之後遂爲大國以秦仲有德故繫而言之秦仲以字醜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春秋附庸君例稱名褒之則書字秦仲又作宣王大夫史策之文正當書字故稱字體國以美之也 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



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正義曰本紀稱秦仲生莊公  
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  
功周避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  
公爲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  
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  
襄公始爲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諡之也。遂橫有  
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正義曰地理志初洛  
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  
則周之二都相接爲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  
也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  
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

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言與本紀異者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卽如本紀之言文公收周餘民又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襄公已後更無功德之君復是何世得之也明襄公救周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其封域東至迤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 正義曰迤謂靡迤境界廣被之意於禹貢無迤山鄭據時山之名案秦境所及而言之禹貢雍州云荆岐旣旅終南惇物則此山皆屬雍州秦居其旁故云之野也不言西至獨言東至者

以秦居隴西東拓上境上已云近鳥鼠之山不須復言其西故直言東至而已鄭既云變風作而又言此者以襄公之時又能取周地與秦仲時異故復說其得地之由境界所在 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正義曰案本紀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爲襄公玄孫也本紀又言秦仲自中湫已後世保西垂至大雒生非子非子別居於犬豕厲王時西戎滅大雒之族秦仲之子莊公伐西戎破之并得大雒之地爲西垂大夫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冬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爲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寧公二年徙



居平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云犬丘今槐里縣也  
平陽今郿縣平陽亭是也雍今扶風雍縣也如本紀之  
言則大雒之族世居西垂非子封爲附庸別居槐里及  
莊公伐戎并得大雒之地卽就大雒舊居西垂也至文  
公還居非子舊墟在汧渭之間卽槐里是也寧公徙平  
陽至德公乃徙雍鄭獨言德公徙雍者以德公之後常  
居雍故特言之僖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  
絳昭元年左傳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  
公已後常居雍也本或作穆公徙雍者誤耳何則穆公  
者德公之子於襄公爲立孫之子非立孫也又中候覲  
期注秦本在隴西襄公立孫德公始徙雍是鄭依本紀

以爲德公徙雍非穆公也本紀又云德公立二年卒子  
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繆公任好立三  
十九年卒子罃代立是爲康公此其君次也其詩則車  
鄰美秦仲爲秦仲詩也駟驥小戎蒹葭終南序皆云襄  
公是襄公詩也黃鳥刺繆公是繆公詩也晨風渭陽權  
輿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詩也無衣在其中明亦康公詩  
矣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季  
札見歌秦曰美哉此之謂夏聲服虔云秦仲始有車馬  
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  
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  
駟驥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如服之意以駟

賦小戎爲秦仲之詩與序正違其言非也言夏聲者杜預云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耳不由在諸夏追錄故稱夏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至好焉 正義曰作車鄰詩者美秦仲也秦仲之國始大又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故美之也言秦仲始大者秦自非子以來世爲附庸其國仍小至今秦仲而國土大矣由國始大而得有此車馬禮樂故言始大以冠之有車馬者首章上二句是也侍御者下二句是也二章卒章言鼓瑟鼓簧並論樂事用樂必有禮是禮樂也經先寺人後鼓瑟序先禮樂後侍御者經以車馬行於道路



國人最先見之故先言車馬欲見秦仲先令寺人故次  
言寺人既見秦仲始見其禮樂故後言鼓瑟二章傳曰  
又見其禮樂是從外而入以次見之序以車馬附於身  
經又在先故先陳之禮樂又重於侍御故先禮樂而後  
侍御此三者皆是君之容好故云之好焉必知斷始大  
爲句者以駟驥序云始命謂始命爲諸侯也卽知此始  
大謂國土始大也若連下爲文卽車馬禮樂多少有度  
不得言大有也王肅云秦爲附庸世處西戎秦仲脩德  
爲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鄭語云秦仲齊侯姜  
嬴之儁且大其將興乎韋昭注引詩序曰秦仲始大是  
先儒斷始大爲句 有車至之令 正義曰此美秦仲

初有車馬侍御之好言秦仲有車眾多其聲鄰鄰然有馬眾多其中有白顛之馬車馬既多又有侍御之臣未見君子秦仲之時若欲見之必先有寺人之官令請之使寺人傳告秦仲然後人得見之 傳鄰鄰至的顛正義曰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爲眾車之聲車既眾多則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眾多也釋畜云馬的顛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顛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傳寺人內小臣 正義曰天官序官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則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

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解寺人官之尊卑及所掌之意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卽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若然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奄官上士四人與寺人之官相近彼言巷伯內小臣巷伯卽是內小臣之官此傳言寺人內小臣而知寺人非內小臣之官者毛鄭異人言非一概正以天子諸侯之官內小臣與寺人皆別明傳意不以寺人爲內小臣之官也巷伯所以知卽是內小臣者以寺人作詩而篇名巷伯明巷伯非寺人序言巷伯奄官則巷伯與寺人之官同掌內事相近明矣



巷者宮中道名也伯者長也主宮巷之官最長者唯有  
內小臣耳故知巷伯卽是內小臣之官也 箋欲見至  
此臣 正義曰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  
言欲見國君使寺人傳告之舉寺人以美秦仲者明仲  
又始有此臣也案夏官小臣掌王之命天官寺人掌王  
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然則天子之官自有小臣主王  
命寺人主內令不主王命矣燕禮云小臣戒與者則諸  
侯之官有小臣亦應小臣傳君命此說國君之禮使寺  
人傳命者天子備官故外內異職諸侯兼官外內共掌  
之也僖五年左傳說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  
蒲昭十年傳說宋平公之喪使寺人柳爇炭于位則諸

侯寺人傳達君命是禮之常也 阪有至其臺 正義

曰言阪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各得其宜以興秦仲之朝上有賢君下有賢臣上下各得其宜既見此君子秦仲其君臣閑暇無爲燕飲相樂並坐而鼓瑟也既見其善政則願仕焉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仕而自樂若更之他國者其徒自使老言將後於寵祿無有得樂之時美秦仲之賢故人皆欲願仕也 傳阪者至曰隰 正義曰釋地云下溼曰隰李巡曰下溼謂土地窵下常沮洳名爲隰也又云阪者曰阪下者曰隰李巡曰阪者謂高峰山阪下者謂下隰之地隰溼也 箋既見至安樂 正義曰由其君明臣賢政清事簡故皆並坐而觀鼓

三正事十一  
瑟作樂必飲酒故云燕飲相安樂檀弓稱工尹商陽止  
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注云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  
立於下彼言正法耳秦仲君臣安樂或士亦與焉故作  
者羨之而願仕也 傳耄老也八十曰耄 正義曰耄

老釋言文孫炎曰耄者色如生鐵易離卦云大耋之嗟  
注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耄老服虔云七十  
曰耄此言八十曰耄者耄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以仕  
者七十致事仕者慮己之耄欲得早致事故以爲八十  
也 箋今者至寵祿 正義曰作者羨其閒暇欲得自  
樂故知樂者謂仕焉逝訓爲往故知逝者謂去仕他國  
今得明君之朝不仕而去是其徒自使老言將後寵祿



謂年歲晚莫不堪仕進在寵祿之後也 駟驥三章章

四句至樂焉 正義曰作駟驥詩者美襄公也秦自非

子以來世爲附庸未得王命今襄公始受王命爲諸侯  
有遊田狩獵之事園囿之樂焉故美之也諸侯之君乃  
得順時遊田治兵習武取禽祭廟附庸未成諸侯其禮  
則闕故今襄公始命爲諸侯乃得有此田狩之事故云  
始命也田狩之事三章皆是也言園囿之樂者還是田  
狩之事於園於囿皆有此樂故云園囿之樂焉獵則就  
於園中上二章囿中事也調習則在園中下章園中事  
也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園囿大同蕃牆異耳囿者域養  
禽獸之處其制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

三正義十一  
園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  
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園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園者  
種菜殖果之處因在其內調習車馬言遊於北園蓋近  
在國北地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明其去國近也

箋始命至附庸 正義曰本紀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  
賜之岐西之地然則始命之爲諸侯謂平王之世又解  
言始命之意秦始皇爲附庸謂非子至於襄公莊公常爲  
附庸今始得命故言始也本或秦下有仲衍字定本直  
云秦始皇附庸也 駟驥至于狩 正義曰言襄公乘一  
乘駟驥色之馬甚肥大也馬旣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  
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馬與賢人

共獵公之臣有能媚於上下之子從公而往田狩公又能親賢如是故國人美之 傳馘驪阜大 正義曰檀弓云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驪則驪爲黑色馘者言其色黑如鐵故爲驪也說馬之壯大而云孔阜故知阜爲大也 箋四馬至之良 正義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駮馬內轡納之於舛故在手者唯六轡耳聘禮云賓覲總乘馬住云總八轡牽之贊者謂步牽馬故八轡皆在手也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爲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爲馬之良也 傳能以至曰狩 正義曰媚訓愛也能使君愛臣令上媚下又使臣



愛君令下媚上能以己道愛於上下故箋申之云謂使君臣上下和合言此一人之身能使他人上下和合也卷阿云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謂吉士之身媚上媚下知此亦不是己身能上媚下媚者以其特言公之媚子從公子狩明是大賢之人能和合他人使之相愛非徒己身能愛人而已文王四友予曰有疏附能使疏者親附是其和合他人則爲賢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冬獵曰狩釋天文 奉時至則獲 正義曰言襄公田獵之時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得其獸言公之善射 傳

時是至羣獸 正義曰時是釋詁文釋訓云不辰不時  
也是辰爲時也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所異者彼  
言獸物此言羣獸耳彼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  
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及狐狸也然則  
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牲 箋奉是至其所  
正義曰地官山虞云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  
植虞旗于中以致禽然則田獵是虞人所掌必是虞人  
驅禽故知奉是時牲謂虞人也案獸人所獻之獸以供  
膳傳引獸人所獻以證虞人奉之者以下句言舍拔則  
獲此是獵時之事故知是虞人奉之也獸人獻時節之  
獸以供膳故虞人亦驅時節之獸以待射虞人無奉獸

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 傳拔矢末 正義  
曰言舍拔則獲是放矢得獸故以拔爲矢末以鏃爲首  
故拔爲末 箋左之至善射 正義曰王制云佐車止  
則百姓田獵注云佐車驅逆之車得不以從左驅禽謂  
之佐車者彼驅逆之車依周禮田僕所設非君所乘此  
公曰左之是公命御者從禽之左逐之欲從禽之左而  
射之也此是君所乘田車非彼驅逆之車也逐禽由左  
禮之常法必言公曰左之者公見獸乃命逐之故言公  
曰傳以拔爲矢末不辯爲拔之處故申之云拔括也家  
語孔子與子路論矢之事云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  
之不益深乎是謂矢末爲括也既言公曰則是公自舍



之故云公善射也 遊于至歇驕 正義曰此則倒本  
未獵之前調習車馬之事言公遊于北園之時四種之  
馬既已閑習之矣於是之時調試輕車置鸞於鏢以試  
之既調和矣又始試習獫與歇驕之犬皆曉達搏噬之  
事遊于北園已嘗調習故今狩於園中多所獲得也

傳閑習 正義曰釋詁文 箋公所至之馬 正義曰

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  
天子馬六種諸侯四種鄭以降殺差之諸侯之馬無種  
戎也此說獵事止應調習田馬而已而云四種之馬皆  
調之者以其田獵所以教戰諸馬皆須調習故作者因  
田馬調和廣言四種皆習也 傳輶輕至歇驕 正義

三十一  
一  
曰輶輕釋言文此說獵事故知獫與歇驕皆田犬非守  
犬也故辨之長喙獫短喙歇驕釋畜文李巡曰分別犬  
喙長短之名 箋輕車至所爲 正義曰夏官田僕掌

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  
圍然則田僕掌田而設驅逆之車故知輕車卽驅逆之  
車也若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輶輕爲名且下  
句說犬明是車驅之而犬獲之故知是驅逆之車非君  
車也冬官考工記云乘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注云乘  
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言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謂異於彼  
玉金象也夏官大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云鸞在衡和  
在軾謂乘車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故異於乘

車也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  
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傳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  
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載禮  
戴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  
駁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  
爲兩解釋詰云哉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爲始釋訓云暴  
虎徒搏也則搏者殺獸之名哀十二年左傳曰國狗之  
瘕無不噬也則噬謂齧也此小犬初成始解搏噬故云  
始成之也章首云遊于北園知此遊北園時習也 小  
戎三章章十句至君子 正義曰作小戎詩者美襄公  
也襄公能備具其兵甲以征討西方之戎於是之時西



戎方漸彊盛而襄公征伐不休國人應苦其勞婦人應  
多怨曠襄公能說以使之國人忘其軍旅之苦則矜夸  
其車甲之盛婦人無怨曠之志則能閔念其君子皆襄  
公使之得所故序外內之情以美之三章皆上六句是  
矜其車甲下四句是閔其君子 箋矜夸大 正義曰  
僖九年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矜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班固云矜夸宮室是矜爲夸大  
之義也 小戎至心曲 正義曰國人夸兵車之善云  
我襄公羣臣卑小之戎車旣淺短其軫矣又五節束縛  
厯錄此梁軻使有文章矣貫驂馬之外轡則有游環以  
止驂馬之外出自衡至軫當服馬之外脅則有脅驅以

止驂馬之內入陰板之前又有皮鞞以白金飾其相續之處車上又有虎皮文章之茵蓐其車又是長轂之戎車又駕我之騏馬與鼻馬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何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我念君子之德行其心性溫然其如玉無有瑕惡之處也今乃遠在其西戎板屋之中終我思而不得見之亂我心中委曲之事也 傳小戎至歷錄 正義曰兵車兵戎之車小大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申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言羣臣在元戎之後故也 淺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爲然無正訓也軫者車之前

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爲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軻者轅也言五檠梁軻五檠是轅上之飾故以五爲五束言以皮革五處束之檠歷錄者謂所束之處因以爲文章歷錄然歷錄蓋文章之貌也梁軻軻上曲句衡衡者軻也轅從軻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軻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軻也考工記云國馬之軻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軻崇三尺有三寸加軻與鞮七寸又并此軻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是軻在衡上故頸閒七寸也又解五是五道束之檠則歷錄之稱而謂之五檠者以一軻之上有五束每



東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檠也此言棧收下言暢轂  
皆謂兵車也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  
車爲淺爲長也考工記云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椁  
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  
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鄭司農云椁者度兩  
漆之內相距之尺寸是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也考工  
記又說車人爲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  
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故謂之長轂考工記又云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爲  
隧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  
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

人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大車平地載  
任之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則大車之用內前軫至後  
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爲淺故謂之淺軫也人之  
升車也自後登之入於車內故以深淺言之名之曰隧  
隧者深也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立謂讀如邃字之邃  
是軫有深淺之義故此言淺軫也 傳游環至續鞞

正義曰游環者以環貫鞞游在背上故謂之鞞環也貫  
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爲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  
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鞞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  
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  
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

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故云揜軌也。鞞者以皮爲之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之引何則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鞞以引車故云所以引也。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鴈行明驂馬之首不與服馬齊也。襄十四年左傳稱庾公差追衛獻公射兩鞞而還服虔云鞞車輓也兩輓又馬頸者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二年左傳稱郵無恤說己之御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駕而乘材兩鞞皆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鞞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鏐然則白金不名鏐言鏐白金者鏐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鞞環非訓鏐爲白金也。金銀



銅鐵總名爲金。此說兵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也。劉熙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脅驅當服馬脅也。陰蔭也。橫側車前所以蔭莖也。鞞所以引車也。鍔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鞞環也。續續鞞端也。箋游環至之環。正義曰：此經所陳皆爲驂馬設之。故箋申明毛禦出止入之意。言所以禁止驂馬也。鞞在軌前橫木映軌。故知垂鞞上謂陰板垂鞞上也。鞞言鍔續則是作環相接。故云白金飾續鞞之環。傳文茵至曰：鼻。正義曰：茵者車上之褥。用皮爲之。言文茵則皮有文采。故知虎皮也。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是也。暢訓爲長。故

爲長轂言長於大車之轂也。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驥左白，鼻樊。光云：後右足白，驥左足白，鼻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鼻。郭璞曰：馬膝上皆白爲惟。鼻後左腳白者，直名鼻意亦同也。箋言我至五德。

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聘義云：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孚尹旁達，信也。卽引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玉有五德也。彼文又云：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凡十德，唯言五德者，以仁義禮

知信五者人之常故舉五常之德言之耳 傳西戎板

屋 正義曰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詩云在其板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亂我心曲則是君子伐戎其妻在家思之故知板屋謂西戎板屋念想君子伐得而居之也

四牡至念之 正義曰此國人夸馬之善云我君之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旣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馬駟馬是其中謂爲中服也駟馬驪馬是其驂謂爲外驂也其車上所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驂馬內轡之末鍍金以



爲艱韜之於軾前車馬備具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云婦人閱其君子云我念君子其體性溫然其在敵人之邑方欲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 傳黃馬黑喙曰駟 正義曰釋畜云馬黑喙駟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者蓋相傳爲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駟馬 箋赤身至兩駢 正義曰爾雅有駢白駮駢馬白腹駮則駢是色名說者皆以駢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爲駢馬故爲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駢馬也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駢故云中中服駢兩駢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駢字子駟是有駢乃成駟也 傳龍盾至內轡 正義曰盾

以木爲之而謂之龍盾明是畫龍於盾也此說車馬之事盾則載於車上故云合而載之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言鍔以釐軛謂白金飾皮爲釐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偏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釐也  倅駟至德音  正義曰此國人夸兵車之善言我有淺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去矛以白金爲其鏞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皮之韜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韞二弓於韞之中以

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然則兵甲矛盾備具  
如是以此伐戎豈有不克者乎又言婦人閔其君子云  
我念我之君子則有寢則有興之勞我此君子體性厭  
厭然安靜之善人秩秩然有哲知其德音遠聞如此善  
人今乃又供軍役故閔念之 傳倭駟至文貌 正義  
曰倭訓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四馬之甲  
故知淺駟四介馬也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  
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孔甚釋言文公矛三隅  
矛刃有三角蓋相傳爲然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鏹後  
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鏹是矛之下端當有鏹也彼注云  
銳底曰鏹取其鏹地平底曰鏹取其鏹地則鏹鏹異物



言鐵鑄者取類相明非訓為鑄也上言龍盾是畫龍於  
 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故以蒙為討羽謂畫雜鳥之  
 羽以為盾飾也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  
 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  
 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虓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  
 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  
 蒙為雜色知苑是文貌 箋倭淺至危伐 正義曰箋  
 申明倭駟為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倭  
 駟正謂以淺薄之金為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金  
 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  
 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為羣也左傳及旄正言狐裘蒙茸

皆龙蒙同音周禮用牲用玉言龙者皆爲雜色故轉蒙  
爲龙明龙是雜羽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龙伐傳以蒙  
爲討箋轉討爲龙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 傳虎虎至  
滕約 正義曰下句云交鞮二弓則虎鞮是盛弓之物  
故知虎是虎皮鞮爲弓室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搗則膺  
是胸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  
帶若今之婁胸也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  
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  
膺異也交二弓於鞮中謂顛倒安置之既夕記說明器  
之弓云有鞮注云鞮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  
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滕然則竹閉一名鞮也言

閉紲者說文云紲繫也謂置弓鞞裏以繩紲之因名鞞  
爲紲考工記弓人注云紲弓鞞也角長則送矢不疾若  
見紲於鞞矣是紲爲繫名也所紲之事卽緹縻是也故  
云緹縻約謂以繩約弓然後內之鞞中也 箋縻膺  
有刻金飾 正義曰釋器說冶器之名云金謂之縻故  
知縻膺有刻金之飾巾車云金路樊纓九就同姓以封  
則其車尊矣此謂兵車之飾得有金飾膺者周禮玉路  
金路者以金玉飾車故以金玉爲名不由膺以金玉飾  
也故彼注云玉路金路象路其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  
之革路樊纓以條絲飾之不言馬帶用金玉象爲飾也  
此兵車馬帶用力尤多故用金爲膺飾取其堅牢金者



銅鐵皆是不必要黃金也且詩言金路皆云鉤膺不作  
鏤膺知此鏤膺非金路也 傳厭厭至有知 正義曰  
釋訓云厭厭安也秩秩知也 蒹葭三章章八句至國  
焉 正義曰作蒹葭詩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  
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禮以教之禮者  
爲國之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故刺之也經  
三章皆言治國須禮之事 蒹葭至中央 毛以爲蒹  
葭之草蒼蒼然雖盛而未堪家用必待白露凝戾爲霜  
然後堅實中用歲事得成以興秦國之民雖眾而未順  
德教必待周禮以教之然後服從上命國乃得興今襄  
公未能用周禮其國未得興也由未能用周禮故未得

人服也所謂維是得人之道乃遠在大水一邊大水喻禮樂言得人之道乃在禮樂之一邊既以水喻禮樂禮樂之旁有得人之道因從水內求之若逆流溯洄而往從之則道險阻且長遠不可得至言逆禮以治國則無得人道終不可至若順流溯游而往從之則宛然在於水之中央言順禮治國則得人之道自來迎已正近在禮樂之內然則非禮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國君何以不求用周禮乎 鄭以爲蒹葭在眾草之中蒼蒼然彊盛雖似不可彫傷至白露下凝戾爲霜則成而爲黃矣以興眾民之彊者不從襄公敎令雖似不可屈服若得周禮以敎則眾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禮當得知周禮之

人所謂是知周禮之人在於何處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既言此人在水一邊因以水行爲喻若遡洄逆流而從之則道阻且長終不可見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此人不可得之若遡游順流而從之則此人宛然在水中央易得見言以敬順求之則此人易得何則賢者難進而易退故不以敬順求之則不可得欲令襄公敬順求知禮之賢人以教其國也 傳蒹蘩至後興 正義曰蒹蘩葭蘆釋草文郭璞曰蒹似荏而細高數尺蘆葦也陸機疏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人謂之蘩兗州遼東通語也祭義說養蠶之法云風戾以食之注云使露氣燥乃食蠶然則戾爲燥之義下章



未晞謂露未乾爲霜然則露凝爲霜亦如乾燥然故云  
凝戾爲霜探下章之意以爲說也八月白露節秋分八  
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  
事成謂八月九月葭成葦可以爲曲簿充歲事也七月  
云八月桂葦則八月葦已成此云白露爲霜然後歲事  
成者以其霜降葦乃成舉霜爲言耳其實白露初降已  
任用矣此以霜降物成喻得禮則國興下章未晞未已  
言其未爲霜則物不成喻未得禮則國不興此詩主刺  
未能用周禮故先言得禮則興後言無禮不興所以倒  
也 箋蒹葭至則服 正義曰箋以序云未能用周禮  
將無以固其國當謂民未服從國未能固故易傳用周

禮教民則服 傳伊維至難至 正義曰伊維釋詁文  
傳以詩刺未能用周禮則未得人心則所謂維是得人  
之道也下傳以遡洄喻逆禮遡游喻順禮言水內有得  
人之道在大水一方喻其遠而難至言得人之道在禮  
樂之旁須用禮樂以求之故下句言從水內以求所求  
之物喻用禮以求得入之道故王肅云維得入之道乃  
在水之一方一方難至矣水以喻禮樂能用禮則至於  
道也 箋伊當至言遠 正義曰箋以上句言用周禮  
教民則民服此經當是勸君求賢人使之用禮故易傳  
以所謂伊人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在大水一邊假喻  
以言遠故下句逆流順流喻敬順不敬順皆述求賢之

事一邊水旁下云在湄在涘是其居水旁也 傳逆流  
至以至 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溯洄順流而下  
曰溯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  
流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  
人渡水也此謂得入之道在於水邊逆流則道阻且長  
言其不可得至故喻逆禮則莫能以至言不得入之道  
不可至上言得入之道在水一方下句言水中央則是  
行未渡水禮自來水內故言順禮未濟道來迎之未濟  
謂未渡水也以其用水爲喻故以未濟言之箋以伊人  
爲知禮之人故易傳以爲求賢之事 傳順禮未濟道  
來迎之 正義曰定本未濟作求濟義亦通也 傳晞



乾 正義曰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故知晞爲  
乾也彼言露晞謂露盡乾此篇上章言白露爲霜則此  
言未晞謂未乾爲霜與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爲霜也

傳湄水隰

正義曰釋水云水草交爲湄謂水草交際

之處水之岸也釋山云重巖隰隰是山岸湄是水岸故

云水隰

傳坻小渚

正義曰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

曰坻小渚曰坻然則坻是小渚言小渚者渚坻皆水中

之地小大異也以渚易知故繫渚言之

傳右出其右

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

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

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與渙坻爲韻

終南二章章六句至勸之 正義曰美之者美以功

德受顯服戒勸之者戒令脩德無倦勸其務立功業也  
既見受得顯服恐其惰於爲政故戒之而美之戒勸之  
者章首二句是也美之者下四句是也常武美宣王有  
常德因以爲戒彼先美後戒此先戒後美者常武美宣  
王因以爲戒此主戒襄公因戒言其美主意不同故序  
異也 終南至也哉 正義曰彼終南大山之上何所  
有乎乃有條有梅之木以興彼盛德人君之身何所有  
乎乃宜有榮顯之服然山以高大之故宜有茂木人君  
以盛德之故宜有顯服若無盛德則不宜矣君當務崇  
明德無使不宜言其宜以戒其不宜也既戒令脩德又

陳其美以勸誘之君子襄公自王朝至止之時何所得乎受得錦衣狐裘而來既受得顯服德亦稱之其顏色容貌赫然如厚漬之丹其儀貌尊嚴如其得人君之度也哉 傳終南至不宜也 正義曰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其山高是爲周地之名山也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此一名中南也釋木云栢山榎李巡曰山榎一名栢也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栢也郭璞曰今之山楸也梅栢釋木文孫炎曰荆州曰梅揚州曰栢郭璞曰似杏實酢陸機疏云栢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溼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



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聚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柟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 傳錦衣至之服 正義曰錦者雜綵爲文故云綵衣也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褻衣裳錦褻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

以錦文大著上有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  
弁服以白布爲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服耳故言天子  
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  
文故言與爲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  
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  
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若然鄭於坊記注云在朝  
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  
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麕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  
禮云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  
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  
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麕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爲朝

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視朔受聘服麕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言錦衣狐裘耳 傳紀基至如堂 正義

曰案集注本作配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爲基謂山基也釋工云畢堂牆李巡曰堂牆名崖似堂牆曰畢郭璞曰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以終南之山見有此堂知是畢道之側其崖如堂也定本又云畢道平如堂據經文有基有堂便是二物今箋唯云畢也堂也止釋經之有堂一事者以基亦是堂因解傳畢道如



堂遂不復云基 傳黑與至之繡 正義曰考工記績

人文也鄭於周禮之注差次章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  
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箋

三良至從死 正義曰文六年左傳云秦伯任好卒以

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

哀之爲之賦黃鳥服虔云子車秦大夫氏也殺人以葬

旋環其左右曰殉又秦本紀云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

百七十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殺

人以殉葬當是後君爲之此不刺康公而刺穆公者是

穆公命從已死此臣自殺從之非後主之過故箋辨之

云從死自殺以從死 交交至其身 毛以爲交交然

而小者是黃鳥也黃鳥飛而往來止於棘木之上得其所以興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今穆公使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也有誰從穆公死乎有子車氏名奄息者從穆公死也此奄息何等人哉乃是百夫之中特立雄俊者也今從穆公而死秦人悉哀傷之臨其壙穴之上皆惴惴然恐懼而其心悼慄乃愬之於天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今穆公盡殺我善人也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贖代之兮我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愛惜良臣寧一人百死代之 鄭以爲交交然之黃鳥止於棘木以求安棘若不安則移去以興臣仕於君以求行道道若不行則移去言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今穆公以臣

從死失仕於君之本意餘同 傳交交至其所 正義

曰黃鳥小鳥也故以交交爲小貌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則此亦當然故云往來得其所是交交爲往來狀也以此哀三良不得其所故以鳥止得所喻人命終得所 箋黃鳥至本意 正義曰箋以鳥之集木似臣之仕君故易傳也以鳥止木喻臣仕君故言不得黃鳥止於棘之本意正謂不得臣仕於君之本意也言其若得鳥止之意知有去留之道則不當使之從死

傳子車氏奄息名 正義曰左傳作子輿輿車字異

義同傳以奄息爲名仲行亦爲名箋以仲行爲字者以伯仲叔季爲字之常故知仲行是字也然則鍼虎亦名



矣或名或字取其韻耳 傳乃特百夫之德 正義曰

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

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傳惴惴懼 正義

曰釋訓文 晨風三章章六句 歛疾至實多 正義

曰歛然而疾飛者彼晨風之鳥也鬱積而茂盛者彼北

林之木也北林由鬱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入之以興

疾歸於秦朝者是彼賢人能招者是彼穆公穆公由能

招賢之故故賢者疾往而歸之本穆公招賢人之時如

何乎穆公未見君子之時思望之其愛在心欽欽然唯

恐不見故賢者樂往今康公乃棄其賢臣故以穆公之

意責之云汝康公如何乎忘我之功業實大多也 傳

馱疾至北林 正義曰馱者鳥飛之狀故爲疾貌晨風  
鷓釋鳥文舍人曰晨風一名鷓鷓摯鳥也郭璞曰鷓屬  
陸機疏云鷓似鷓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  
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故云鬱  
積也北林者據作者所見有此林也以下句說思賢之  
狀故此喻賢人從穆公也 傳櫟木至虎豹 正義曰  
釋木云櫟其實棗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棗彙自裹也陸  
機疏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楸之  
屬也其子房生爲棗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  
或曰木蓼機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  
也釋畜云馱如馬倨牙食虎豹郭璞引山海經云有馱

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然則此獸名駮而已言六駮者王肅云言六據近見而言也倨牙者蓋謂其牙倨曲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機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槎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但箋傳不然 傳棣唐至赤羅 正義曰釋木有唐棣常棣傳必以爲唐棣未詳聞也釋木云槎赤羅郭璞云今楊槎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機疏云槎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也今人謂之楊槎實如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 無衣三章章五句至欲焉



正義曰康公以文七年立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  
晉人秦人戰於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  
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  
是其好攻戰也葛生刺好攻戰序云刺獻公此亦刺好  
攻戰不云刺康公而云刺用兵者葛生以君好戰故國  
人多喪指刺獻公然後追本其事此指刺用兵序順經  
意故云刺用兵也不與民同欲章首二句是也好攻戰  
者下三句是也經序倒者經刺君不與民同欲與民同  
怨故先言不同欲而後言好攻戰序本其怨之所由由  
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民怨各自爲次所以倒也  
豈曰至同仇 毛以爲古之朋友相謂云我豈曰子無

三十一  
衣乎我冀欲與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  
好以興明君能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致其死至於王  
家於是興師之時百姓皆自相謂脩我戈矛與子同爲  
仇匹而往征之由上與百姓同欲故百姓樂從征伐今  
康公不與百姓同欲非王興師而自好攻戰故百姓怨  
也 鄭以爲康公平常之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  
吾與子同袍終不肯言此也及於王法於是興師之時  
則曰脩治我之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敵  
不與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 傳袍襦至其死  
正義曰袍襦釋言文玉藻云纊爲襦襜爲袍注云衣有  
著之異名也纊謂今纊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絲名爲

襦雜用舊絮名爲袍雖著有異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  
襦也傳旣以此爲興又言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  
其死則此經所言朋友相與同袍以興上與百姓同欲  
故王肅云豈謂子無衣乎樂有是袍與子爲朋友同共  
弊之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如朋友樂  
同衣袍也 箋此責至同欲 正義曰易傳者以此刺  
康公不與民同欲而經言子我是述康公之意謂民自  
稱爲我然則士卒眾矣人君不可皆與同衣而責君不  
與己共袍者以仁者在上恤民飢寒知其有無救其困  
乏故假同袍以爲辭耳非百姓皆欲望君與之共袍也  
傳戈長至仇匹 正義曰戈長六尺六寸考工記廬



人文也記又云酋矛常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  
常常有四尺是矛長二丈也矛長二丈謂酋矛也夷矛  
則三尋長二丈四尺矣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  
兵用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知用二丈之矛非夷矛也  
又解稱王于興師之意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不得專輒用兵疾君不由王命自好攻戰故言王  
也王肅云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故思王興師是也仇  
匹釋詁文 箋于於至攻戰 正義曰于於釋詁文怨  
耦曰仇桓二年左傳文易傳者以上二句假爲康公之  
言則此亦康公之言陳其號令之辭刺其好攻戰也案  
此時當周頃王匡王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檢左傳於

時天子未嘗出師又不見康公從王征伐且從王出征  
乃是爲臣之義而刺其好攻戰者箋言王於興師謂於  
王法興師今是康公自興之王不興師也以出師征伐  
是王者之法故以王爲言耳猶北門言王事敦我鵠羽  
云王事靡盬皆非天子之事亦稱王事 傳澤潤澤

正義曰衣服之煖於身猶甘雨之潤於物故言與子同  
澤正謂同袍裳是其潤澤也箋以上袍下裳則此亦衣  
名故易傳爲禕說文云禕袴也是其褻衣近汙垢也禕  
是袍類故論語注云褻衣袍禕也 箋戟車戟常 正

義曰車戟常考工記廬人文常長丈六 渭陽二章章  
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渭陽詩者言康公念母也康

公思其母自作此詩秦康公之母是晉獻公之女文公者獻公之子康公之舅獻公嬖麗姬譖文公獻公欲殺之文公遭此麗姬之難出奔未得反國而康公母秦姬已卒及穆公納文公爲晉君於時康公爲太子贈送文公至於渭水之陽思念母之不見舅歸也康公見其舅氏如似母之存焉於是之時思慕深極及其卽位爲君思本送舅時事而作是渭陽之詩述己送舅念母之事也案左傳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爲文公異母姊也僖四年傳稱麗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



蒲夷吾奔屈僖五年傳稱晉侯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奔翟是文公遭麗姬之難也僖十五年秦穆公獲晉侯以歸尙有夫人爲之請至二十四年穆公納文公然則秦姬之卒在僖十五年之後二十四年以前未知何年卒也以秦國夫人而其姓爲姬故謂之秦姬案齊姜麗姬皆以姓繫所生之國此秦姬以姓繫於所嫁之國者外國者婦人不以名行以姓爲字故或繫於父或繫於夫事得兩施也秦姬生存之時欲使文公反國康公見舅得反憶母宿心故念母之不見見舅如母存也謂舅爲氏者以舅之與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爲舅氏秦康公以文七年卽位文公時亦卒矣追念送時之事作此

詩耳經二章皆陳贈送舅氏之事悠悠我思念母也因  
送舅氏而念母爲念母而作詩故序主言念母也 傳  
母之昆弟曰舅 正義曰釋親文孫炎曰舅之言舊尊  
長之稱 箋渭水至之地 正義曰雍在渭南水北曰  
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今言至於渭陽故云蓋東行送  
舅氏於咸陽之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  
其地在渭水之北 傳瓊瑰至次玉 正義曰瓊者玉  
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以佩玉之制唯天  
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此贈晉侯故知瓊瑰是  
美石次玉成十七年左傳稱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  
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懼不敢占後三年而言言之

至莫而卒服虔云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然則瓊瑰是贈死之玉康公以贈舅者玉之所用無生死之異喪禮飯舍用玉聲伯夢見食之故惡之耳 權輿二章章五句至無終 正義曰作權輿詩者刺康公也康公遺忘其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餼與賢者交接有始而無終初時殷勤後則疏薄故刺之經二章皆言禮待賢者有始無終之事 於我至權輿 正義曰此述賢人之意責康公之辭言康公始者於我賢人乎重設饌食禮物大具其意勤勤然於我甚厚也至於今日也禮意疏薄設饌校少使我每食纔足無復盈餘也于嗟乎此君之行不能承繼其始以其行無終始故于



嗟歎之 傳夏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屋具至勤勤

然 正義曰屋具釋言文渠渠猶勤勤言設食既具意  
又勤勤也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

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

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上言於我乎

謂始時也下言今也謂其終時也始則大具今終則無

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

屋宅也若先君爲立大屋今君每食無餘則康公本自

無始何責其無終也且爾雅屋具正訓以此故知謂禮

物大具 傳承繼也權輿始 正義曰承其後是繼嗣

故以承爲繼權輿始釋詁文 箋四簋至稻粱 正義

日考工記云旃人爲簋其實一穀豆實三而成穀昭三  
年左傳云四升爲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易損  
卦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簋  
象則簋亦以木爲之也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  
則簠簋之制其形異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  
六簋又云宰夫授公梁公設之宰夫膳稻于梁西注云  
膳猶進也進稻梁者以簠秋官掌客注云簠稻梁器也  
簋黍稷器也然則稻梁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梁者  
以詩言每食四簋稱君禮物大具則宜每器一物不應  
以黍稷二物分爲四簋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梁知此  
四簋之內兼有稻梁公食大夫之禮是主國之君與聘

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簋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  
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猶有稻  
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